

陶继忠 著

# 相思令

第一部

雁鸣南北飞

雁鸣南北飞，风雨阑珊飘。仰首追究岁月，乍于飘渺。溪流弄潮，意韵谁知晓？盼相聚，梦里近，梦醒遥。当初悔不，离散还作笑。地老天荒，岂在雨打风啸？独梦孤旅，抚琴泪花抛。喜鹊无，银河隔，望飞雨虹桥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www.cfla.com.cn

陶继忠 著

# 相思令

## 第一部 雁鸣南北飞

雁鸣南北飞，风雨阑珊飘。仰首追究岁月，才子飘渺。溪流弄  
潮，意韵谁知晓。盼相聚，梦里近，梦醒遥。当初悔不，离散还  
并笑。地老天荒，岂在雨打风啸？独梦孤旅，抚琴泪花抛。喜鹊无，  
银河隔，空飞雨丝桥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http://www.cflap.net.cn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相思令 / 陶继忠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90-0496-5

I. ①相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1477 号

## 相思令

---

作 者: 陶继忠

---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蒋 泥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 褚雅越

责任校对: 张明明

封面设计: 梦 坤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8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chuyy@clapnet.cn](mailto:chuyy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 印 张: 24.2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496-5

定 价: 55.00 元

---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章 重阳真幻难辨，道义轻重易分 / 1

这时，书房门“吱嘎”一声轻微惊叹，推开了。灯光投射出一道光亮，照着乌骓藏獒步入书房，驮着一个人。那个人是昙凯的儿子昙华。他骗腿儿从乌骓藏獒的背上跳下来，恭敬地站着。昙凯一愣怔，惊喜问道：“昙华，近10年来，你到哪里去啦？”昙华没有回答父亲的问题，却提出自己心灵深处一直牵挂的请求……

### 第二章 是非自有公论，德行源由自身 / 19

“昙列咋不是昙列呢？昙列就是反共救国军游击队支队长啊！他潜伏下来就是想等国民党反攻大陆啊！”一身军装穿戴的主持人，满嘴北方腔调，对面前出现的情况很吃惊。他略一思考，赶忙跳下台子，骑上一匹高大的花斑马，朝远处的刑场挥鞭奔驰而去。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，涌动中蕴藏着骚乱的迹象。周围的解放军战士都更加警惕起来……

### 第三章 山路崎岖迷茫，人世沧桑繁杂 / 32

这个时候，汪人美才吃惊地发现，有人在乜斜他，有人在鼓动另外的人。那些咸（闲）吃萝卜淡操心的人，已经把含有怒火的目光，像点着的火把一样，要朝他这边烧过来。他的颈子一缩，暗自叫苦不迭。他想，可别马上当“过街老鼠”啊，人人喊打，我可受够了啊！真是秀才遇到了“兵”，有理说不清。迫于形势，他不得不低下脑壳，脚板心摸油，溜之乎也。

### 第四章 世间万象千态，真理永远存在 / 48

过了很长时间，从抢救室里出来一个医生，大胡子刮得满腮帮子泛青，连说：“幸运哦幸运！再耽误一会儿，那个绞断了右手腕的学生就没命啦！流失的血太多咯。小伙子，他流在你衣服上的血糟蹋了你的衣裤，你却给他输了300CC O型血，舍己救人啊！多少年来，雷锋也不见了踪影。今天，雷锋却又来到了我们中间！”

### 第五章 歌谣风韵潇洒，情谊海角天涯 / 64

啥子是甩头货？啥子又是跟我来对抗？嘿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即使这样的山歌有滋有味，甚至够辣，够荤了，晁华仍然如春风过耳，莫得一丝丝儿反应的影影儿。山歌媚等待、观察了一阵，看见晁华仍然无动于衷，伤心后悔得把大腿拍得啪啪响，又跳脚大骂道：“他是不是有啥子鸡巴毛病哈？”

### 第六章 冬尽定是春天，花开预言丰年 / 83

乌拉！晁华在心里猛然间发出一声欢呼，无法控制的欢呼啊！你说，他能为谁欢呼呢？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欢呼啊！那么，

那个人是谁呢?! 哦, 他曾经在机械厂劳动改造的汪人美啊! 现在, 他浑身穿得多么光鲜啊! 是不是个新郎官儿啊? 不是。他却是个重新获得自由和人权的人啊! 所以, 晔华衷心地在为汪人美欢呼!

## 第七章 喜事重重喜不断 好运多多好连天 / 98

突然, 西子湖畔的女贞绿墙后面, 蹿出来一个人影, 双手插在裤包里说: “袁泉, 你也许应该改行报考古诗词博士生啊!” 他的这话, 好像代为说出了晔华心里潜藏着的建议。袁泉一听那沙哑的嗓音就晓得是谁——蔡得法。她生气地说: “你怎么在那儿? 刚才的话, 都偷听明白啦? 如此的行径, 你也不害臊?”

## 第八章 风雪路上遇恩人, 童稚心底鼓春风 / 118

从此, 殷家栋成了晔家的一员。殷家栋称呼晔烈晔爸爸儿, 称呼卫芙蓉晔大妈。晔凯喊殷家栋栋弟。殷家栋喊晔凯凯哥。小凯哥的心里, 有许多“大”问题要问。问哪个哩? 只有他问自己啦。他问: “栋弟是哪里人哩? 他的爹爹和妈妈哪里去啦? 为啥子他会那样惨哩? 他是不是讨口要饭的小叫花子哩?”

## 第九章 去来都是一家人, 上下岂止万人情 / 128

她不敢追问那是不是一句“混帐话”。如果这句混帐话一语成讫呢? “我还有脸承认说过这样的混帐话吗?” 我敢再重复这样的混帐话吗? 平安夜啊! 她却不平安啦。无语。沉默。几次, 晔华想和她说点儿什么。她都说, “你明天要出差, 好好休息休息吧。”她更不敢向晔华复述那句“混帐话”。夜里, 她好自责! 好后怕! 好烦躁! 她失眠了……

## 第十章 亦真亦幻痴迷，更深更广恋情 / 139

袁泉轻声细语地劝导说：“世间的事情，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，你就想开些吧，劳弟。比如我和晁华，不比你惨吗？啊？你日子不那么好过，却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我却孤儿寡母的啊！呜呜。”她说着又泪眼婆娑地饮泣起来。吴劳赶快引开话题，说：“那吗是我不好，说到了华哥，让你伤心咯。那吗对不起，对不起华嫂你哦。”

## 第十一章 好个难得糊涂，了得易如反掌 / 162

一个人猛然挤了进来，握着门把手儿扭着推过去，悄悄地关上，连“喀嗒”一声惊叹也吓掉了魂——闷声不响。“你，蔡校长！”成齐英睁大了惊慌的细眯双眼喊。“别！”蔡得法伸出右手蒙住对方的嘴巴，阻止了她再出声。他压低声音，嘶哑着说：“你不怕别人说，夜半三更的孤男寡女在一起，想干啥子坏事情吗？”

## 第十二章 邂逅摩登女郎，永恒地老天荒 / 181

他猛然醒悟：我的生日可不能叨念什么“‘独怆然而涕下’！而应该……呵呵呵，今天恰巧遇到这些见闻，也这么有趣，确实增加了我过生日的乐趣。那么，该续个什么句子呢？呵呵，那就‘送夕阳抱婵娟’吧！下一步，还会有什么更有趣的巧遇助兴呢？呵呵，万事不可逆料啊！之后？之后就是 My dearest, where are you(宝贝，你在哪里呢)？”

## 第十三章 何以归去来兮，知今是而昨非 / 193

晁圆有点儿尴尬，不知所措。突然他想，花姑娘儿大大的哎——他想到了一句日本人学说的汉语——怎么能够在一个大男人面前裸



露出来呢。可是先前，给她脱下三条外面的裤子来烘烤，她却像植物人一样没有任何感觉和反应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当时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哎。嗨！可现在人家有了知觉，就得采取有触觉的礼貌措施哎。

## 第十四章 风雨架设彩虹，花色巧配花语 / 215

“喔唷，女士们，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和礼仪吧。在如此的场合，如此这般的表演，是不是有失体统啊？”他挥手四周指指，补充说：“你们看看，大家都在朝这儿观望呢。这是人类文明的传播圣地，而不是争风吃醋的社交场所，更不是街头巷尾贫民社区所在哦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是人，喔唷，不是东西，能由你们争来夺去的谦让和取舍吗？”

## 第十五章 隆冬不乏春色，路遥更显马力 / 231

在圣诞前夜，就在解林那幢住宿楼里冷冰冰的套间里，冷冰冰不是冰冰啦，而是光彩斑斓的“炳炳”。她邀请解林到她的“闺房”里来，安排他在餐桌上方坐定后，跪在他面前，献上一枝红玫瑰，真诚地说：“请接受我嫁给你吧，亲爱的！我一心一意地爱你！平安夜圣诞老人在冥冥之中伴随着我，来你面前请求你，亲爱的，娶我吧！”

## 第十六章 情荡心海漫长，爱稳泰山高昂 / 245

人啊，怎么才能检验出心灵是真还是假呢？世界上已经有谎言测试仪器，以便测试出是否说谎；然而，是不是有灵魂试金石存在呢？在哪里才能找到，用来验证人心的真或者假呢？所以解力想，我的信条之一是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但是，我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！我是经过吃一堑长一智，经过前车之鉴的解力啊！能不小心使得万年船吗？



## 第十七章 高天厚土同在，丹凤朝阳不离 / 268

“都在一起又怎么样啊？！”解力也呜呜地哭泣着问：“难道是我对不起你啦？”“不是你。是我，对不起你，姐姐！”解林抱住对方的双脚，哭诉：“圣诞节那天下午，我才知道，你危险的行为，是我惹起来的啊！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对得起这些年来形影不离的姐姐吗？有你才有我哦，姐姐！有你才有我哦，姐姐！”

## 第十八章 邀春结伴远行，江山如此美景 / 287

“你没有看过电影《红高粱》吗？那些抬轿子的人开玩笑‘使坏’，把我颠过来摇过去地颠簸啊！我差点把肠胃都呕吐出来了啊！”袁泉的幸福感荡漾在脸庞上，欢乐着并补充说：“可是现在啊，城市里兴坐宝马轿车，或者奔驰轿车，不兴大红花轿了。乡坝里头呢，倒还有大红花轿让你们这些没有坐过的大姑娘儿坐啊。”她又特别强调：“肯定有！”

## 第十九章 红彤彤大年节，情深深乡谊重 / 297

春节走来的脚步声，从松树村走出来，从周围团转山间坡上稀稀拉拉的人家户里走出来，汇聚成欢喜和快乐的氛围，已经不断显现出来。那就是从早到晚，家家户户的灶房顶上，总有不歇的炊烟飘飘摇摇地升起，伴随着各种炖、炒、煎、炸等食物的气味，引诱着人们释放出自己隐藏一年的期盼和念想。

## 第二十章 雪中风光无限，映现人性本善 / 312

晏凯早就知道吴起俩口子有野心，会耍阴谋诡计。由于晏凯能

够隐忍，只是付之一笑而已。他想起陪闵秋月去光佛寺敬香时，曾看到过一殿大门口处，大肚笑佛旁边的一对寺庙联，起联曰：大肚能容，容天，容地，于人无所不容；故所以他晁凯要常常，开口便笑，笑古，笑今，凡事付之一笑。

## 第二一章 无意春寒料峭，赞颂寸草心扉 / 330

袁泉乜斜一眼晁圆，见他低着头，暗想，一个女孩子，也不好介入我们母子之间的纠纷，或者是非。所以，她改口说：“那就算了吧。也许秦真昌来，就是来解决我说的吧。”她招呼说：“解力，你就随便吧。我走啦！”

解力倒很豁达，说：“老师请便。”她退到旁边礼让。

## 第二二章 咋暖还寒时节，且悲更惨纠缠 / 341

蔡得法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要把他们咋个办？报官吗？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吗？大不了臊他们的皮而已。可是，还有个张德衡，你的丈夫在那儿啊！”他不由分说，拖着成齐英下楼，把钥匙甩在登记处说：“你们自己去收拾吧！你们开的啥子旅馆啊？！快去收拾吧！”他拉着哭哭闹闹的成齐英，一起冲出门去，不想再回头……

## 第二三章 苦酒该谁吞咽，人间不独此家 / 356

成齐阳右手从裤包里摸出一把水果刀来，用左手食指试了试，刀锋和刀尖是否锋利。他正比画着，左手擒拿抓住领口，右手握刀刺心口偏左的下方，心中暗地叫喊，杀——！

突然，蔡得法从侧面跨过来，猛地抓住成齐阳握刀的手腕，问：“你要干啥子？嘿嘿，是不是得起诉你图谋不轨？你想要吃不出钱的伙食，不交住宿费的单间啊？！那很容易哦。”

## 第一章 重阳真幻难辨，道义轻重易分

### 01

昙华突然骑着乌骓藏葵，出现在书房里，站在他的父亲昙凯面前。昙凯倏忽之间看见失踪近 10 年的儿子，一时间懵懵懂懂，虚虚幻幻，继而惊喜激动，竟哑然不知所措。

这是在夜里 22 点左右。外面秋风习习，竹影婆娑；远山如黛，弦月西天。笔架山怀抱中，昙家的老屋隐隐约约。书房窗子里的灯光，照亮一立式雕花格子窗棂。窗棂的玻璃透出电灯亮光，有时现出一个皮影戏般的半身人物影象，时隐时现，时仰时俯。老子在诵读《道德经》四十八章和四十九章？然而半身影象，却不像古代贤圣模样。因为头顶没有长发随动作飘逸自如，下巴之下，也没有长髯左右摇晃。

半身影象发出胸腔共鸣、清越的男低音，专注地诵读，曰：

为学日益……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

……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德信。

随着叽嘎一声长吟，两扇窗子从中推开，露出诵读之人，是此屋的主人昙凯。他半身沐浴在皎洁月光中，疑是一身霜。抬头仰望，远山如黛，

比铁还凝重；江流似锦帛，飘飘荡荡，发出嚯——嚯——浪涛轰鸣。

昙凯出生于1940年的农历元宵节，岁次，庚辰；生肖，龙；是公历1940年2月22日。现在，他还差一个随后的冬季，和一个正月元宵节，就进入人生的第55个春夏秋冬。他那椭圆形的枣红色脸膛，仍然神采奕奕，个子高大结实，挺拔硬朗，精、气、神和型都爽朗饱满。特别是他头上蓄着短发，斜立着朝前冲，但不是那种“朝前冲急转弯”的大包头样式，而似鲁迅木刻像的发型。虽然，他满脑壳黑发，没有夹杂一丝丝儿灰白色。自家灶窝灰冲水过滤的淡赭色碱水，是他们家的“洗发液”，自家种的芦荟，是他家人的护发素。所以他和妻子闵秋月，都是自然的黑发满头，面容嫩润光滑，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

透过敞开的窗户，面对眼前的静谧夜境，回首流逝的岁月，昙凯领略到人生的奥秘，耳际萦绕着低语长吟的，是李太白透彻日月永恒与人生短暂的形象诗行：

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

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

昙凯的联想由古及今，唏嘘不已，随手关闭窗户，转身又漫步在书房里，再次诵读一阵典籍后，坐在书桌旁边的原木靠背椅子上。左手握书搭在桌面上，沉思；右手掌放在桌面一侧。侧卧着大拇指，与微微弯曲着的四根手指头，次第敲击桌面，发出有规律的“哒哒，哒哒哒”的响声，一个轮回，又一个轮回。

这时，书房门“吱嘎”一声轻微惊叹，推开了。灯光投射出一道光亮，照着乌鸦藏獒步入书房，驮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就是昙凯的儿子昙华。他骗腿儿从乌鸦藏獒的背上跳下来，恭敬地站着。昙凯一愣怔，惊喜问道：“昙华，近10年来，你到哪里去啦？”昙华一鞠躬，避开父亲的问题，却提出自己心灵深处一直牵挂的请求：“爸爸，你去雷鼓中学走走，检查检查我负责修建的办公大楼，和与它不远处的那幢教学大楼，是不是还坚实牢靠？”

县凯悲喜交集，吸了两下发酸的鼻子，眨眨潮润的眼睛，没有追问儿子，为啥子没回答问题，反而提出要求。瞬间迟疑后，他又问：“县华啊，你……为啥子自己不去呢？”

县华说：“现在，我的校友蔡得法，继续在主持学校修建，及图书馆招标等工作。因为我和袁泉恋爱，并结了婚的原因，我们与他之间，存在感情尴尬和不便沟通的隔阂，一直都没有交谈的机会。后来，听说在学校园林设计方面，蔡得法还来征求过爸爸的建议。”

“是哦，”县凯说，“我也只是说说一己之见，如介绍他读读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的一些章节，会对学校园林建设有参考价值。”

“所以，爸爸，求你去雷鼓中学看一看，满足刚才我对你的请求。没有其他的意思。”说完，他一鞠躬，转身，又骗腿儿骑上乌鸦藏獒；虽有眷恋，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瞬间离去。

“怎么，乌鸦藏獒驮着县华来去？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啊！”县凯嘀咕一阵，张着口，很吃惊儿子的言行，想要隐忍住不表示，却心有不舍。失踪近10年后，儿子突然回来，又急切离去，怎么不搅动他心绪澎湃、情感激荡呢？

他放下手中捧读的线装书，赶快站了起来，大声呼唤：“县华，县华！”没有儿子的回应。他边呼唤，边追出书房而去，追出堂屋而去，在堂屋门前张望，呼喊。

院场里万籁俱寂，夜色朦朦胧胧，弯弯的月亮西沉，早没有了县华和乌鸦藏獒的踪影。呼喊，声声回音，在寂静的万山丛中震荡，余音回旋：“县华——！县华——！”

妻子闵秋月和儿媳儿媳袁泉，已经听见县凯的呼喊，既震惊又欢喜，紧跟着也追赶了出来。她们睡眼惺忪，双手搂着披着的外衣。一看见夜色深沉，四顾渺茫，她们不免神情惊惶困惑，一边一个拉住县凯询问。

闵秋月捏了捏自己的耳朵，以为听闻似乎不实，问：“你在喊哪个？”县凯说：“儿子突然回来，瞬间又消失啦！”

袁泉10年来，从未与丈夫谋面，听见他回来过，当然惊喜异常，一声声询问：“爸爸，你在喊县华啊？！县华在哪里，啊？他在哪里？他回来，为什么不等等我，或者看看我们的儿子县圆？为什么马上又离开啦？啊？”

县凯不晓得如何回应她们两个的问题，扭动双臂挣扎着，似乎要摆脱她们的控制，仍然大声呼唤：“县华，你去哪里啦？快回来！你回来，我们两个一同去看嘛！”

她们又问：“看啥子啊？为什么只要你们两个去看呢？”

这时，乌鸦藏葵单独跑了过来，在县凯身旁旋转，似乎在询问主人，发生了啥子事情？县凯不理解乌鸦藏葵为什么自己回来了，却不见了县华，仍然不管不顾地呼喊……

“县老师，县老师！”昏暗中，身旁的妻子闵秋月，转换了刚才的话语和口气，抓住县凯的手臂不停摇晃，不明就里地追问，“你在喊啥子啊？”

袁泉一个人冲进夜色里去，不断呼唤着“县华——！县华——！”

闵秋月仍然在问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县华在哪里啊？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县老师！”

县凯被闵秋月推摇着，猛地坐起来，惊醒了——啊，原来是南柯一梦啊！他满脸仍然惊异，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遗憾儿子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真像他们一家人相传的《相思令·雁鸣南北飞》的词句成谶——“盼相聚，梦里近，梦醒遥”啊！

闵秋月睡意阑珊，已经拥搂被盖坐了起来，用结实有力气的双臂环抱住县凯。手掌上长久劳动和做家务事积攒下的硬痂和老茧，摩挲着对方的肩背，也微微发出吱吱声响，却仍然传递着她的体贴和爱怜。

闵秋月和县凯结婚后，侥幸自己有机会识字，学习看书，都归功于丈夫。她念想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尊的传统；加之她德行忠厚善良，对县家的传统习惯感同身受，便一直尊称丈夫为县老师。她虽然一生在乡坝头过日子，却不像周围团转人家的媳妇儿，叫丈夫“娃儿他爹”，或者只简单地喊一声“喂！喂，我说啊”之类的呼唤。——这，也许就是有知识教养，与没得知识教养之间的差别之一。

即使这阵，刚刚被惊醒过来，她照样习惯成自然，尊称自己的丈夫“县老师”。她顺手摸索着，把床头柜上的台灯键一按。台灯亮了，照亮了相濡以沫的夫妻，簇拥在被窝里。她温柔地问：“县老师，你咋个啦？你大声喊儿子，他在哪里啊？你梦见了他吗？”

县凯坐着，喘了几口气，镇定一下情绪，说，“梦见了。然而，我也不晓得儿子在哪里哦。哦，见到了儿子。他又走咯。我，我就追出去，大声喊儿子。把你吵醒了。”他控制住心里的呼喊。

闵秋月还是很着急，一直追问，“你咋个会做梦哩？你喊县华喊得好大声呀！县华在哪里呀？县老师你说啊？”

即使县凯能够隐忍，也经受不住闵秋月催问，只得把梦里的境况给她摆谈了一阵。

闵秋月听后，哦一声，凄凉地吐出一口长气，又唉一声后说个没完：“县华既然托梦给你，表示儿子信任你，更说明他心里仍然牵挂学校。关心那些他负责修建的楼房，说明他离开近10年，照样放心不下自己的责任。楼房的好坏，关系着成千上万学生的安危，是天大的事情哦。所以，你得去看看，了却儿子的心愿，更是为那些学生着想哦。”

县凯心里想得很多，答应说：“我，肯定要去看看，心里才能够踏实。”

## 02

每天凌晨5点钟，县凯和闵秋月都照常“闻鸡起舞”，照常在场院里去进行晨练。开初，县凯教她基本功。之后，他们每天晨练的，有时会变化变化，一般都是传统的套路：一、简化太极拳，二、八卦掌，三、县氏密宗拳。县家的武功，决不在外面流露丝毫。目的是，能够舒筋活络，保持健康安泰，就得持之以恒。武功也如吃饭一样，能够保持身体的需要，精力旺盛，就得日日持续，每天都不差不缺。

旁边暗影处，传出熟悉的藏獒低声哼哼“呜——汪——”，注意到主人在做每日功课。

心想儿子县华情系学校，是天大的事情，闵秋月晨练后，赶快做早饭，已经在厨房里忙着：烙的是金黄色嫩玉米面馍馍，煮的是手推小石磨现磨的、碧绿色的嫩豆米儿豆浆。

县凯晨练结束后，照常肩上搭着外套，走进卫生间洗漱。

卫生间的一角，有一处半圆的玻璃隔间，可以淋浴。他在里面试了试



调好的温热水，站在花洒下唏呢哗啦从头顶、脸面、颈子和身子等部位，抹搓冲洗干净后，到卧室穿上了一套正装；走进堂屋，收拾归一要带走的东西后，到餐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餐桌上已经摆放的，不仅有金黄色嫩玉米面馍馍，和碧绿色的嫩豆米儿豆浆，还摆有卤豆腐和辣豆瓣儿下饭菜。饭，食之如素，自自然然。不变的是自己的劳动果实，变化的是花样和调换的口味。

早饭吃过后，他捧着一盆熟食走出堂屋门来，噜出嘴唇呼哨一声：嚯——哟！一条油光水亮的墨黑藏獒，跑到他面前，人立起来，有主人的肩膀高。他招呼它：“别张牙舞爪的啦。快吃快吃！”它非常听话，落下前爪，低下脑壳，伸出舌头吧嗒吧嗒地舔舐着。

乌雅藏獒的顺驯听话，不挑不怨，可见一斑。

昙凯一家三代人，都喂养过纯种藏獒。这条藏獒，他已经饲养了3年，正当“年富力强”。它“人立”起来，似乎在与主人比高矮；四脚站着和“坐着”，就没有那么“高不可攀”。它虽然没有马那么高大，但比马凶猛得多，灵巧得多。由于它油光水滑般墨黑，主人便给它赐名“乌雅”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卷七的《项羽本纪》第七中说，项羽“有美人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雅，常骑之”。然而楚霸王“军壁垓下，兵少粮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”，加之张良以吹箫散去楚军子弟兵之后，项羽在《垓下歌》中“悲歌慷慨”，自为诗曰：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！时不利兮雅不逝！

雅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！

昙凯家有乌雅，给予了他们很多方便，比如给他们看家护院，比如有时候帮助他们驮一些必要的东西。如果主人真要骗腿儿上背骑它，它也很乐意，并“得儿得儿”地撒欢奔跑；还能像奥运会比赛的赛马一样，进行各种不同姿势的展示，以及跨越障碍的赛跑。

话说元帝国时代，还组建过藏獒“兵团”，跟随忽必烈征战亚欧大陆，功勋显赫异常，可见藏獒忠勇顽强，存档史册可查考。

当然，县凯一家三代人，都给予了乌雅藏獒许多特殊的训练：例如像军犬的特殊训练，以备不时之需；例如他刚才的呼哨一声：“嚯——哟”，是招呼它来“报到”吃食；例如他用英语命令：Go（走），并用手示意走，或去的方向，它都执行指令，一丝不苟。

出发啦。县凯朝院场门口走去，乌雅藏獒先跑到门前，人立起来，用前爪熟练地拨开门闩儿，猛蹿出去，甘当前卫。这时的它，像一匹马，装配有一套软“马鞍”。县凯走过去，骗腿儿骑到它背上，真像骑马一样。只不过他的双脚，接触并摩擦着地面，必须朝前翘起，或者向后勾起，才能避免双脚与地面的碰撞。它迈步走动，也很像马的行走架势。而主人，很爱惜自己的“坐骑”，放平脚板踩住地面，继而举右腿儿骗过它的后背和尾巴，已经下“马”，站稳了身驱。

县凯在乌雅藏獒的前导下。一个钟头左右走了5里多山路。他没有从西城门洞儿进入雷鼓镇，在交汇处钟鼓楼那里倒拐，穿过北街，出了北城门洞儿，从雷鼓小学门前经过500多米缓坡，就可以到雷鼓中学大门口。而他顺着将军岭山脚，从雷鼓镇外北边过去，直接走到雷鼓中学。

他在藏獒的“马鞍”两侧，拉开两条拉链，从里面取出两本书，和一个折叠着的军用旧挎包。军用挎包已经不是军绿色，被洗成了淡黄色。书，被装进挎包，挎在他左肩上。

乌雅藏獒仰头望着主人。县凯说：“Sit down over there, waiting.(英语：坐到那边去，等着。)”它走过去，在种植有行道树——香樟树的路边边儿上等候。

县凯转身，进了雷鼓中学校大门。

### 03

县凯围着儿子县华原先主持修建的那幢教学大楼，从外观检查观望一阵，并进门上楼去，在各楼层走一走看一看，摸摸敲敲，进行各种经验性的探索考察。这时他注意到，学生们吃过早餐，拿着餐具叮当叮当敲击着，制造出一些噪音。或许学生们以为好听并欣赏着，陆续走进教室里去上早